祝你生日快乐

房 希

灯光暖暖，笑脸相迎，大家都满怀期待地看着蛋糕盒子被小心翼翼地打开。生日快乐，弟弟，这是我陪你度过的第三个生日了。

谁能忘记你十岁生日那年，在姥姥家大哭大闹的样子。那天大家都忙里忙外，流转在厨房客厅。十岁生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大家都心照不宣，想给你过一个热闹快乐的生日。可你的心在远方，手机锁上又打开在等待着些什么。听完大家对你送上的祝福后，你毫无预警地大哭了起来。你说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回来给我过生日，也不祝我生日快乐。为什么要去这么远的地方，难道是不想要我了吗。虽然句句充满孩子气，但又字字戳人心。看见姥姥又在抹泪了，大家都沉默下来，流动的空气瞬间被冻结。是啊，我也不明白小姨和姨夫，怎么舍得放弃了这么优越的工作环境，离开家乡远去西藏，怎么舍得把弟弟送到寄宿学校。

那年春节后，你哭着不让他们走。临走时小姨平静地对我和你说，今年暑假来西藏看看吧。于是乎，陪你过的第二个生日是在遥远的西藏，还有高喊着祝你生日快乐的一群黑里润红的面孔。我们看到了布达拉宫虔诚的藏胞，看到雪山之下饮水的牦牛，听到清风带来藏胞的悠悠歌声，手握着转钟发出的清脆梵音，闻到远处传来酥油的甜香味道，以及大小昭寺的神秘藏香气息。我们也被这个离天最近也是离心最近的地方吸引，沉浸在静谧的神圣里。

姨夫一直在野外忙碌着，几天都没有见着一面；小姨也因小学生暑假开学早，早已经开始上班了。弟弟厌倦了，还有两天过生日也撑不住了。这时，小姨提出了一起去学校看看。

在学校，我看到下课时小姨被团团围住，还以为是好学、问不懂的问题，没有想到，他们是专门跑来当面感恩老师的，我的脸上倏地泛起羞愧的浮云。也许我当初有点高姿态了，觉得他们一切都落后，小姨来这里支援就是屈才。小姨的桌子上摆着很多小零食，她说都是孩子悄悄放的。说到这里小姨的笑也飞上了眉梢，好像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最朴实的肯定。“祝你生日快乐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姨夫和十几个同事来到学校。一个藏族小伙子热情地给弟弟披上了洁白的哈达，十几个快乐的身影在酥油茶的热气中融化。从那一刻，我明白姨夫和小姨为什么心甘情愿地付出了，我明白爸爸为什么离开二十年了还魂牵梦萦。面对一群时时刻刻充满感恩之心，对自然有着敬畏之心的孩子们，我们肯定谁都愿意毫无保留。

那次在西藏，我们似乎一下子就长大了。纯净的世界正是有了小姨和姨夫这样的青年才俊的守护，正是有了一群“缺氧不缺精神”的奋斗，正是有了无数人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和藏族同胞的顽强向前，才有了民族共同富裕，团结和谐，才使汉藏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。回来的路上，你说，看到爸爸妈妈在干这么伟大的事，我真的感觉好骄傲，我的十一岁生日真的好幸福。

想到这里，我眼角一润。

“姐姐，你流泪了。”你认真地仰起头。

“是眼里有东西在动。”我抬起手，轻轻地滑过眼角，一把拉住弟弟：“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这时，电视里礼炮齐鸣，雄壮的国歌声中“70”两个大字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璀璨。“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来许个愿吧。”闪闪的烛光下，你缓缓地吹灭十二这个大数字。不用问，你今年也还是想当个建筑设计师吧。没想到，你悄悄地和我说，“等到共和国一百岁生日的时候，你在西藏当新闻记者，就住在我设计的藏式小院中，我们一起品味酥油茶，一起看蓝天和白云。好吗？”

你悄悄的话语铺在我柔软的心房上。很多攻略都说西藏已经很发达，买什么都有，其实不然。虽然很多地方由于旅游推动而得以改善，但在不被常人关注的背后，他们还需要更大的发展。离开西藏后，我也萌发过去西部支教的想法，但也怀疑，自己到有能力的那天还会记得这份初心吗？看着弟弟你坚毅的脸庞和执着的眼神，我又怎会忘记这份初心呢。

我的祖国，请您放心，我们已长大，该轮到我们来守护你了。

“老干妈”

西 坡

前一阵子，有个朋友向我抱怨：“‘老干妈’现在越来越不辣了！他们会不会故意降低辣度来促进销售？”我告诉他，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”，尽管历史上用降低效果的方法来提升销量的案例并非无迹可循，但在没有得到实锤证据之前，不应妄加猜测。另外，你自己也得检讨检讨：长期嗜辣，变本加厉，从不怕辣，到辣不怕，乃至怕不辣，把自己的“辣点”越抬越高，因而“睥睨群辣”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中国有句老古话：“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；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。”说的不就是这档子事嘛。

被我呛了一下，他不响了。

真的，如果有什么“国民女神”“国民男神”的话，“老干妈”辣椒酱创始者陶华碧，绝对可称“国民干妈”了。

世界上用人头像做商标，最著名的，男版当是“山德士”（肯德基），女版要数“陶华碧”（老干妈）——中国人是否应该感到高兴？

看过《肖申克的救赎》这部影片的人都知道，一件貌不惊人的小玩意儿在特定场合就是硬通货，比如香烟。公元前408年，西哥特人围攻罗马时定下一个规矩：一个俘虏的赎金是3000磅胡椒。显然，胡椒曾经也是硬通货呢。据说在某些监狱里，“老干妈”成为了硬通货。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超市货架上，“老干妈”是快销品，说明好那一口的人不在少数。

十几年前，我到贵阳，出机场，一眼望见最大的广告牌就是“老干妈”；如今，它的名气大到已不用再打广告了。然而据我观察，贵州人其实很少吃“老干妈”，原因不外乎：一是价格贵；二是家家户户自己能做油辣子。我们现在去“黔香阁”吃贵州菜，总能看到店堂里摆着自家出品的辣椒酱。相比“老干妈”，其味道和品质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包装也漂亮，只可惜流通范围太小了。

“老干妈”的成功，自然不是毫无来由的。

近日，上海环球食品展开幕，有个餐饮方面的高峰论坛在会展上举行。一位宁绍帮大厨露出非常苦恼的表情向嘉宾请教：“现在上海的年轻人都喜欢吃辣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嘉宾当即表示“无计可施”；最后给出的一句忠告是：“与时俱进吧”，惹来场上一片欢笑。

上海人中出现无辣不欢的现象已有时日，“罪魁祸首”是重庆火锅的植入，“老干妈”也脱不了干系。

原先上海人很少吃辣，甚至不吃辣，时过境迁，嗜辣者众，“老干妈”成了家里调味料里的中坚，传统的五香粉、胡椒粉、鲜辣粉及鸡精等差不多被边缘化了，根子就在于只要“老干妈”一出场，香、辣、麻、鲜等都能搞定。

我平时偏爱的“老干妈”中一款牛肉味型，也许“味有同嗜”者甚多，往往脱销；有时则被超市营业员故意藏匿在其他味型产品背后几层之深处，令我费心费力地搬出移进，貌似在帮超市盘货，于是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忍不住腹诽他们“狡猾狡猾滴”。

吃只馄饨嘬筷面，要放点“老干妈”；炒碗包菜煸个肉，要放点“老干妈”；拌盆豆腐蒸条鱼，要放点“老干妈”……看到不少同事从食堂买了一大袋淡馒头，我就推测他们一定是嵌一勺“老干妈”吃的吧，因为我是连花卷馒头也要蘸“老干妈”的！

最令人震撼的是，我有个朋友吃香蕉也得蘸点“老干妈”！

有时想想：这是怎么了？七滋八味不挺好，干吗要定于一尊？

有消息说，“老干妈”的市场份额已不如以前了。其实，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代替的，“老干妈”干不好，自有“老干爹”“老干姨”“老干舅”在窥视。所以啊，“老干妈”还得干好一点。

传，大字不识几个的陶华碧曾在公司员工大会上说：“有人问我，你赚的钱，几辈子花不完，为什么还那样苦哈哈地拼哦？今天看到你们这些娃娃，我才想出点儿味来——企业我带不走，这个牌牌我也带不走，我这么拼命，原来是在给你们打工哩。所以，为了你们自己，你们更要好好干呀！”

说实话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“老干妈”是可有可无的；而陶华碧说的那个理儿，倒是只可有不可无的。

老伴同学

李雅芬

看过一个故事，九十多岁老画家送别人画，说，年轻时搞的。接受馈赠的人问，是啥时候的力作，老人说，七十三岁时画的。我笑，感觉，老，是相对而言的。

今年上半年，我离退休不到半年，在长沙出差，忙到要加班才能完成任务。感觉自己浑身的力量使也使不完。如老画家般，不服气地想，我一点儿也不老，怎么就要退休了？

老公电话里称呼我“老伴儿”。比我长六岁的他，把我叫得老气横秋。不满，写了《亲，别叫我“老伴儿”》发在报纸上，将电子版截图郑重其事发给他，以示抗议。回宁后，他恢复以大名称呼我的习惯。按下不说。

退休后，状态与上班时完全不同。闲时多，忙时少。就想总得找些事做。以5S管理整顿家里卫生，每天一个房间，一天一个节目。之后，结伴出行旅行。汽车、火车、飞机，出去几趟，“上车睡觉，下车拍照”，“从自己呆腻歪的地方到别人呆腻歪的地方”打卡消费。可是既费银子也费精力，感觉还不如网上流行的“卧游”，躺在家里看“航拍中国”或者“远方的家”。

边看边聊

就相互鼓励，说要有自己的圈子和老朋友，以聚会扎堆保持旺盛求知欲。他打太极，我跳舞。可这是早晨一个小时的活动。下午，抱着手机看新闻听广播追剧。之后，就是大眼瞪小眼，相对两生厌。

某天，女儿买了乒乓球拍和练瑜伽的垫子，决定启动运动模式，以调节紧张的学习和科研生活。我们也买了乒乓球、羽毛球拍、板球拍，买了跳绳和跳棋。我这个学校开运动会时，写宣传稿当广播员的“体育盲”，也跟着“见样学样”。

老公带着我，到他工作过学校的健身房，开始训练我。讲解并且示范，接着是一次次地练习。国庆假期里，两个人乐此不疲，到了晚饭时间，也不愿意停止。运动分泌多巴胺，让我们焕发快乐和欢愉，别人看我们有这雅兴，称赞是热爱生活的老头老太。老公说，瞎练的。都是初级水平，共同学习呢。

我感慨，退休了。离开工作，电话都没人打了。同事加朋友也只能偶尔相会，出入也只有老公做伴儿了。

想，从今往后，他是唯一不怕麻烦，忠实可靠的同学。“老伴同学，同学老伴”，与子携手，相依相伴，一同学着变老。

中国元素

侯福民 摄

《玉魂》留情

徐梦梅

世界各大图书馆和考古学术机构几乎都藏有一部英文版的研究专著《玉魂》，它的作者是韩国人金喜镛。

金喜镛原本在韩国经营着一家画廊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他在日本收购画作，偶遇一个老人，曾是东京大学的考古者，30年代来中国东北地区做地质考察时，在民间见到过奇异的“黑皮玉雕”，大为震撼。老人感叹地告诉金，日本绘画不足挂齿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。从此，金先生关了画廊，一头扎进“黑皮玉雕”的探寻中，不久就幸运地在内蒙古一个古玩地摊上低价买到一尊28厘米高女神造型的“黑皮玉雕”，更激起了他的信心。他数百次来中国，竭其所能收购了500多件形态各异的“黑皮玉雕”，并因此结识了一群中国民间“黑皮玉雕”的收藏研究者。他把自己的发现和经历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来，并书呈我国有关部门，建议采取保护措施。国家文物局作了认真讨论后回函，大意是：专家一致认为迄今为止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过黑皮玉器。为慎重起见，如能提供黑皮玉器的准确出土地点，拟请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前去发掘和认定。后来也确实根据金先生提供的地点去做过一次考古发掘，可惜未有所获。

金喜镛探寻“黑皮玉雕”近二十年，收获颇丰。鉴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表现，2010年他在北京荣获“中国文物保护金奖”；2011年他收藏的“黑皮玉雕”男女造像获得中国收藏家协会评选的“民间十大国宝金奖”。金先生曾多次表示：这些东西，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它是属于中国的，也是属于世界的。如果中国政府需要，他愿意把搜集的“黑皮玉雕”全部无偿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，他要以此证明：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，有许多未解之谜有待破解；以此证明“中国是世界古代的文明中心”，此番拳拳之心让人为之动容！

在漫长的岁月里，金先生奔波游走于荒山僻野，风餐露宿，不幸患上癌症。他回到韩国后一边治病，一边殚精竭虑地编写研究探索“黑皮玉雕”的专著《玉魂》，2013年初成书之际正是金先生去世之时。中国收藏界在网上为其送行，讲述着他的故事，纪念一个平民收藏家，一个深爱并痴迷着中国文化的韩国友人。

斯人已逝，《玉魂》留情。

七夕会

挑战自己看“水下”

吴 毓

白色汽艇由马来西亚的仙那岛出发，向着大海远方“突突突”地急驶而去，宝蓝色的简单顶篷上挂满了一个个救生圈，几排乳白色靠椅上坐着我们九个游客，包括一位五岁小男孩。我们出海玩潜水去了。潜水教练们在船头悠闲地站着或坐着，黝黑的肌肤，油光发亮，个个强壮健硕，一位教练躺在汽艇尾部的吊床上悠悠地哼着小曲。湖绿绿的海面，无风无浪，万里晴空，白云飘絮，今天是个好天气。

船开出大约半小时，教练们拿出潜水装备整理起来。我们有五人要深潜，这其中包括我，我是年龄最大的，花甲之年，安排了最高大最强健的教练带我，他外形真的酷似美国硬汉演员施瓦辛格。

教练把潜水服一一分派给我们，我们早把泳衣穿在里面，一脱外套就穿上了潜水服。潜水服很贴身，很英武，还很漂亮，黑底色镶着橘红色条纹，我再穿上一双特别靓的浅绿色鸭掌潜水鞋，戴上眼罩，全副装备完成，我摆出了各种POSE和教练拍着美照。

但我此时内心却有些忐忑不安。之前说起要潜水，我是一口回绝，但儿子却一定要让我去体验，并不由我同意就帮我交了255元报了名，我可谓是被儿子赶鸭子上架。既到此时，我也只能是横竖横豁出去了！

教练开始为我们上潜水课：下海后怎样用嘴呼吸，耳朵闷痛时怎样捏住鼻子向耳朵屏气，眼罩进水后怎样排水……我们潜入深度是十二米，感觉良好摆出OK手势，要浮上来跷大拇指等等，因为潜入水中不能说话，全用手势表达。一系列指导细细教完，准备下水。

年轻人们穿上带氧气瓶的外套就从船尾的桅杆处反身跳下水，轮到最后一个我，教练问几岁，我说：“六十。”他便让我沿船尾的梯子下水，再穿上氧气瓶外套。在他的引领下，我慢慢地潜入了海底。一开始耳朵很闷很痛，我捏鼻屏气做了好几次，终于耳朵舒畅了。海底下的景象一点点在眼前展现，像一幅铺开的水彩画：有高低不平的石礁，上面覆盖着海草，海藻，还有各种形状的珊瑚，各色各样的鱼儿漂游着，漂亮极了。教练不断地伸手向我比划：OK？我也不断回：OK！

再往下潜，一群小鱼儿在我身边游弋，好玩得很，我想用手去抓它们，但它们飞快地游走了。在一块礁石上，有条奇特外形的黑色鱼儿，比巴掌大点，看起来软绵绵的，趴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下水前教练嘱咐过，海中的生物珊瑚之类只可观赏，一概不可触摸，于是，只能管住自己的手。前方，是先下水的伙伴们在游弋，一个教练转过身来举起相机，我赶紧伸出剪刀手，又摆出大拇指手势，给自己留下一份“海底倩影”！

海中的景观真是千变万化，千姿百态。如果我不鼓起勇气，大概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美景，也永远没有这种酣畅感觉吧！这是一场体力、耐力和胆力的大考验。战胜恐惧、战胜自己的体验真是很美妙。

深潜后回到船上，不一会儿，又下海去体验浮潜，那是浮在海面上观赏海下，这又是另一番美景……

健 康